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谁的新千年

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谁的新千年

—— 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美] 丹尼尔·辛格 (Daniel Singer) 著

曹荣湘 褚松燕 丁开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1

谁的新千年

—— 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美] 丹尼尔·辛格 (Daniel Singer) 著

曹荣湘 褚松燕 丁开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美] 辛格著；曹荣湘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7-300-04284-8/D·674

I. 谁…

II. ①辛… ②曹…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

IV. ①A81 ②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899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谁的新千年

——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美] 丹尼尔·辛格 (Daniel Singer) 著

曹荣湘 褚松燕 丁开杰 译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cru-press.com.cn

人大教研网：www.ttr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75 插页 2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2 000

定价：2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李景源 叶汝贤 陈学明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郑一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治河 刘元琪 李惠斌 杨金海 余文烈

陈振明 陆 俊 欧阳英 曹荣湘 鲁克俭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



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致 谢

我很乐意感谢哈里·玛多弗 (Harry Magdoff)，他不仅在我的观点中加入了他的智慧，而且加入了他在一系列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中阐发出来的深刻知识。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 的热情鼓励。任何熟知伊斯塔芬·梅扎罗斯 (Istvan Meszaros) 开创性著作《超越资本》的人，都会在我的这本著作中发现他的影响。如此种种恩情，单是几个脚注是报答不了的。我还想表达我对迈克尔·亚提斯 (Michael Yates) 的谢意，他用他雄厚的专业知识和数据资料在有关劳动的一章里慷慨地帮助了我；还有汤姆·费古逊 (Tom Ferguson)，他对国际金融问题的准确把握对于全球化一章来说是莫大的帮



助；接着是帕波罗·冈萨尔斯 (Pablo Gonzales)，当我在他于墨西哥大学 (UNAM) 主持的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时，他曾提出把这次发言扩充为一本书的建议。我还想感谢 K.S. 卡罗尔 (K.S.Karol)、米歇尔·罗维 (Michael Lowy) 和约翰·玛吉 (John Mage)，他们曾对本书的初稿提出过启发性建议。我保证，尽管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我的成果，但自然不能为本书所表达的观点承担责任。同样，极赋天才的编辑克里斯托弗·费尔普斯 (Christopher Phelps)，尽管能够因文本的清晰和装帧的光滑受到赞美，但也不应该为作者的用词生僻古怪而受到指责。

最后，我想把颂词献给朱迪·鲁本 (Judy Ruben)。以前一本书的合作使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都盼望着能在这一本书中再次合作。唉，朱迪走了！所有我能够希望的，只是这本书可以对谋求一个崭新世界的斗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为此，朱迪奉献了她的一生。

1998 年 12 月于法国巴黎

Whose Millennium?
Theirs or Ours?
Daniel Singer
Copyright © 1999 Monthly Review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Monthly Review 出版社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目 录

前 言	谁之未来?	(1)
第一部 遗 产		(9)
导 言	1989 年及其一切	(10)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13)
第二章	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25)
第三章	冷战后的世界	(39)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挽歌	(51)
第二部 变动中的欧洲		(61)
导 言	光明来自西方?	(63)
第五章	俄罗斯选举的奇迹	(64)
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92)
第七章	不满的法国冬季	(115)



第三部 寻觅新社会.....	(133)
导 言 把握我们的命运.....	(134)
第八章 超越劳动和闲暇.....	(136)
第九章 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160)
第十章 平等的社会.....	(183)
第十一章 重塑民主.....	(202)
第十二章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221)
译后记.....	(239)



前言：谁之未来？

随着东欧各国政权轰然坍塌，1989年在许多人眼里成为一个标志，老式的体制终于被扫地出门。难以理解的是，它还被当作是“我们的体制”终将永恒延续的证据。尽管其极端形式——弗朗西斯·福山所谓“历史已经终结”的伪黑格尔式命题——这类宣传早已行不通，但诸如“资本的统治是永恒的，它现在还是胜利者”这类说法，却仍然大行其道。你是否还记得里根对苏联的控诉性描述，似乎那是一个无可逃遁的地狱——现在看来，这已是多么遥远的故事！事情已经翻转过来。有人告诉我们，正是我们的世界——地狱也好，天堂也好，苦海也好——才是无可逃遁的。



你也许会被西方世界搞得失望重重，诸如欧洲的大量失业，美国的工薪阶层贫穷；你也许会被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越来越多的贫穷之间的差距、被“有者”之国与“无者”之国之间的鸿沟，弄得大吃一惊；被失控的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搞得惊惶失措；被大庭广众之下的种族歧视和稍加隐蔽的性别偏见吓得胆战心惊。你也许主张甚至也曾亲手为它做了某些事情。但如果你撇开这些征兆，而质疑这病入膏肓的体制，你得到的答案与别人并无二致：就像某项记录已破一样——你已“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蒂娜（Tina），正是人们送给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绰号^[1]，她老是比谁都叫得响亮：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也不可能其他的道路。不过，她并不是孤掌难鸣。巨大的宣传机器一开始是铺天盖地，接着是偷偷摸摸，在全球散布着此类言论，它们渗入到了人们的心灵里，侵入到了人们的无意识当中。“别无选择”现在已是所有政治辩论的当然前提。

本书横下一口气，非要打破这神话不可。正是要反驳那无所不在的“福音”，才激发了本书的写作，那“福音”说，利润是人们之间惟一可能的社会关系，市场则是民主的惟一保证。予以回击不仅必要，而且特别重要，因为，不管其风行一时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其权力的建构，其喉舌的吹嘘，同样是由于我们的脆弱、我们的沉默、我们的退缩的结果。本书决心抛弃“别无选择”，开始对“可能的选择”展开真正的探讨，在此探索过程中——这可是要冒着被贴上危险的乌托邦标签的——大胆超越资本主义的地平线。

本书的概念决定了它的结构。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找到的，这一论点早已被那些明智的对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实验及其结果的判断所佐证。即使是那些一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要在概念上拒绝把社会主义和格鲁吉亚暴君的罪恶混淆起来，也得追寻到过去。^[2]因此，本书的第一章面对的就是“遗产”。它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这场革命发生在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地方，之后也没能扩散到可以实现其使命的地方，本书就试图评价这一矛盾的悲剧所在。但如今，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改革”已有近 15 年的时间，离西欧人民声势浩大地拒绝“现存的社会主义”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也有近 10 年。够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人们发现，“现存的社会主义”并不像它曾经被描述的那样引人入胜。第二章试图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为什么注定要失败，西欧人民现在是如何的迷茫——在反感于过去和失望于现在之

间煎熬、徘徊。第三章探讨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的突然消失，给这个从来就不是那么完全两极化的世界的影响，其结果就像苏联的外交政策那样复杂而不明朗。这可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现实的实践。

如果上述三章具有内在的逻辑，那么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问题的第一部最后一章，则显得有点偏离其逻辑了。本来，人们是可以希望欧洲东半部的革命性冒险的正式的、最后的失败，能够与西半部的费边式策略的荣耀和渐进论的胜利相伴随的。但这并没有发生。实际上与此伴随的，却是对在战后那段出人意料的飞速增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所取得的社会成果的直接进攻。由于福利国家的扩张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引人之处，长期被当作是改革者们管理现存社会的手段，因此，此类国家的人为解体就给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不管他们本人是否乐意接受。可不能低估时下流行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和对美国模式的刻意尊崇，它仅仅是一场针对欧洲社会的因而也是针对欧洲政治未来走向的重大战役的首次小规模交锋。

同时，随着革命计划的夭折和改革式战略的破产，这种遗产已很难说非常有价值了。第二部关注的是“变动中的欧洲”，试图真正探讨一下新的希望之源。对于读者来说，该部分也许只能带来稍许的慰藉：首先综述一下简短的历史，之后是一些事实陈述和三个具体案例研究。本部分的目的，不是苦苦思索欧元如何在美元面前坚挺，或者统一后的德国如何在欧洲一体化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它的目的是找到——东风、西风？——真正的变革将来自何处？

第一个检讨的例子是俄罗斯，用的透视镜则是被克林顿总统无意地谑称为“民主的胜利”的1996年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总统的不可思议的选举。事实上，它是一个用以表明如何伪造一次自由选举的惊人事例。它显露出新政权中腐败之无所不在，私有奸商之横行霸道。叶利钦那些深受奥威尔主义^[3]偏见所左右，我们还继续叫他们“民主派”的党羽们，以及他们那些西方的帮手们，是无法令我们对混乱不堪、老调重弹、另一阵营——也即共产党人及其民族主义盟友——的沙文主义视而不见的。实际上，选举的“奇迹”只不过是徒然而已。两年后，苏联的解体和卢布的贬值让叶利钦的统治走到了尽头。本书接着有关还总统制真面目的讨论所试图评价的，则是由西方人发动的试图把俄罗斯转型到古典资本主义的多灾多难的七年。

虽然俄罗斯的苦难谁也没法比，但波兰也算得上是一个可悲的例子。它



让人更加沮丧，因为它一度点燃过熊熊的希望之火。毕竟，在东欧，波兰是惟一个其政权的变更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准备，并真正发动过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的国家。波兰工人 1980 年进入政治舞台全面开启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并在表面上展示了一幅新的历史图景。团结工会这一政治团体重新在华沙执政，但现在它显然是一股极端反动的、教权化的势力。第二章追溯并试图解释这一从格丹斯克^[4]到如今之地的觉醒之路。把俄罗斯和波兰的例子联系起来，无疑表明——不管是出于何种可以理解的理由，阶级利益的明确是尚需时日的，要看清楚苏联的过去也并非一时之事——在未来几年内，光明很可能不是来自东方。

令人稍觉慰藉的是第三个例子，即 1995 年法国那个不满的冬季，其罢工和群众游行显示了西欧反抗力量的潜力。确实，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它当作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是第一次反抗“别无选择”的革命运动。在现存秩序中立刻引起恐慌的则是它那老一套的鼓吹——你必须接受这个世界：马斯特里赫特^[5]，市场，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切的一切——对运动的高涨确实一点作用也没有。抗议者平淡的反应则是：如果这就是你们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未来，那就让你们的未来见鬼去吧！对长久以来的这类欺骗加以拒绝，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要是我们承认自己——哪怕是私下承认——无所作为，我们就真的会无所作为。因此否定才是关键的第一步。不过，否定中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未来，就必须为自己设计出另一个。这把我们带到第三部也是最长的一部：“寻觅新社会”，在此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即使我狂妄自大到竟然说自己无所不知，也不可能对于真正的群众运动有完美的规划，任何规划都要靠它自己产生。所有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计划都会随时落空。在本书的后半部，我们将会考察这种对领导层所推行的蓝图的明智拒绝与人们的自然愿望之间的矛盾；要采取长期的行动，要对自己的行动方向了然于胸，就必须把这一矛盾考察清楚。在这里，我们也没必要对这种两难选择多加考虑，因为我还不敢对此类规划妄加置评。本书的第三部，与其说是提供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列举问题；如果左翼运动、工人运动或说进步运动——随便你怎么称呼——要想再次贴近现实，要想动员群众，要想帮助他们成为哪怕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就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工作在我们这个巨变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因

为，假如我们确实经历了“工作的终结”，那么工人运动就不再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转型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也许，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乃是“幻想的终结”，这种幻想产生于战后一段时期的繁荣，以为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现行体制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稳定的、公平的和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如今的问题及任务复杂而艰巨：该如何联合起这个并未消失，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经受着服务部门的扩张、妇女的涌入以及更近一些的非稳定性、“临时性”就业的大规模复兴的冲击的劳动阶级？而且，就算工人能够重新联合并与其他社会运动走到一起，它是否还能够在这个国境线已被全球化的飓风推到一边的世界里扮演历史性的角色？由于全球化这一术语很明显地用来指一种或者替代或者加强“别无选择”的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全球化并不是电脑时代里技术进步的自动产物。经济国际化所采取的形式，乃是资本面对其结构危机时的一种反应。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它改变了游戏规则。比方说，社会的激进转型仍然能够在欧洲民族国家这样的中型国家内发动，但它必定会很快地超越其边界。确切看来，国际主义乃是全球化的回声。

看一看全球图景，你会看到一幅充满了不平等的可怕图景。世界上 225 名最富的人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地球人口中半数穷人也就是说 25 亿人的年收入，这一事实比起那些社会批判的洋洋万卷来说，更有说服力。^[6]实际上，在我们时代的任何主要领域，不平等都是存在的：国际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劳动的等级分化等。当两极化和停滞共舞的时候，再想信口雌黄地说“饼会越做越大，所以不平等只是相对的”已经不可能了。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千万别把它和平均主义（Levelling）、趋同主义（Uniformity）混同起来——在任何进步方案中都是必需的。但是，在我们寻求平等的时候，难道就不会牺牲自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第十章集中谈一下民主。民主是基础，这倒不仅仅是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所实施的恐怖政策反衬的结果。苏联的历史确实表明了所谓的“形式的”自由——言论、集会、选举——是多么的宝贵。此外，还在于要想重建这些自由，没有向它们注入社会内容就是不可能的。要想不再重蹈苏联的覆辙，要想把权力真正赋予人民，要打算转型到社会自治，就必须把民主重新置于店堂之内、科室之中、校园之处，总之，置于从地方邻舍到最高部门的所有场所。

本书各章中，有两个主题是探讨替代方案的。第一个是：所有的解放斗